V
B627.51
C362
V.2

東甌張文忠公奏對稿卷之三

請給假焚黃

臣仰惟大禮出於

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定臣何與焉伏蒙

特恩加進今職已准給臣父母學士官階

誥命恩典異常寵光增倍臣當終身補報而不

敢忘者也緣臣九歲失母父年踰八旬祿養

不待加之兩兄繼故八載離家門戶無人祠

墓荒廢不孝之罪知無所逃茲荷　殊恩愈

增哀感伏乞 皇上以孝治天下敢乞
聖慈暫容給假回籍焚黃責臣限期前來供職
實爲泉壤有光幽明感德臣不勝願望之至

再請給假

臣竊謂臣子委質於君則身固君之所有而
不敢自私者也臣凡才誤蒙
皇上知遇之恩寵異之典捐軀隕命莫之能報
者也緣臣父母俱亡兄弟多故八年於外一
子自隨祠墓奉守弗虔風木愈增哀感故不
得已於六月二十二日陳情上請奉 欽依張
孚敬准給假焚黃着馳驛去事畢依限前來
供職欽此臣雀躍將命虎拜謝恩以爲我

皇上眞能大孝尊親推巳以及人也臣父母有
知地下固喜 貤恩之來自天上矣臣遂於
七月初一日早鴻臚寺報名 陛辭卽日未
刻伏承鴻臚寺卿魏琄傳示 聖諭令臣且
免陛辭 天衷淵微下愚罔測以故未敢匆
遽重違 綸音隨該吏部會推臣補兵部侍
郎員缺於初七日早奉 欽依張孚敬陛兵
部右侍郎欽此卽日巳刻司禮監官李岳劉
鎭張興三人傳宣臣至 左順門諭以
天語丁寧著臣赴部任事不許家去顧臣何能
上塵 聖眷一至此乎用是聞命驚惶莫知
攸措傳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
也 皇上前准臣之給假者憫臣以私恩也
今加臣之官而不許家去者責臣以公義也
臣將前 命是從乎則違公義將後 命是
從乎則忘私恩臣之進退實爲兩難宋儒范
祖禹有曰臣之事君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
使臣也必先恩而後義故臣竊敢有望焉臣

本章句之儒濫叨論思之職經筵兩番進講
史館一字無裨幸逭素飡之誅敢望加官之
錫況兵曹係軍國之本侍郎貳司馬之官臣
於俎豆之事尚未之聞軍旅之事全未之學
揣分量才皆非所宜者也夫君臣父子人之
大倫也遺其親者未必能急其君盡其忠者
乃在于移其孝臣去原籍水陸往返僅踰三
月祠墓展拜不過浹旬犬馬餘年尚未必死
則臣盡私恩以報親之日少效公義以報
皇上之日多也伏乞 聖慈體大孝尊親之心
廣推已及人之德容臣尚守舊官遵奉
前旨焚黃事畢謹當依限前來供職仍乞別選
賢能以佐兵政則君臣父子不廢大倫公義
私恩不干清議矣

謁廟及奉安神主議

伏蒙

聖諭令臣等考求　章聖皇太后謁　世廟儀及參詳奉安　恭穆獻皇帝神主儀臣等考之唐開元禮皇后廟見前期齋于別殿內謁者設皇后版位于樂懸之北道西北向設外命婦位于其次前北面東上皇后出宮前期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車駕出宮司贊設內命婦版位於皇后所御殿閣外道東

所司陳小駕鹵薄鼓三嚴六尚以下俱詣室
奉迎內僕進重翟於閣外尚衣版奏外辦馭
者執轡皇后乘輿以出此載之文獻通考者
可據也　國朝禮　皇后將謁　太廟
皇帝先遣官告以　皇后將祗見之意告畢
皇后齋三日內外命婦及執事內官各齋一日
前期執事官設　皇后拜位于廟戶外又設
拜位于廟中俱北向設內命婦陪祀拜位于
廟廷之南北向外命婦位於內命婦之南司
贊位于皇后拜位之東司賓位于內命婦之
北東西相向至期宿衛陳兵衛樂工備樂尚
儀備儀及重翟車于　中宮外門之外
皇后出內官門陞輿至外門之外陞車宿衛兵
仗前導內使扈從　皇后至廟門降車自左
門入就位內外命婦各就位司贊乃奏請行
事此載之　大明會典者可據也夫　太祖
所定禮制有　皇后謁廟之禮備內外命婦
陪祀之文皆準諸古也所謂廟者　太廟而

已後建　奉先殿以便朝夕朔望致敬之誠
其中設　神位無神主是殿也非廟也續定
皇后冊立之儀止有　奉先殿謁告之文而謁
廟之禮遂廢此皆當時禮官失考因循簡便
非　高皇帝稽古定制也初　章聖皇太后
至京及　中宮皇后冊立皆應行謁廟禮禮
官復因循泥舊不能發明典禮止從　奉先
殿　奉慈殿行禮而謁廟之禮廢而不講故
今日議者駭而不信無足怪也夫禮有因而
復事有待而行臣等見與時違禮從義起竊
議　章聖皇太后與　中宮皇后皆相應謁
見　世廟一則妻從夫之義一則婦見舅之
義但禮正于今者不可不行闕于前者不可
不補　皇上宜命禮官參酌具儀　章聖皇
太后　中宮皇后是日先見　太廟以補前
禮之闕次謁　世廟以成今禮之全自此以
後凡有廟見之舉必先從　太廟　世廟以
崇禮制不應但從　奉先殿　奉慈殿以狥

簡便如是著爲令典以垂于後則我　皇上
中興端爲一代制作之主而萬世承式矣及
詳禮官所具有奉　獻皇帝神主謁　奉先
殿　奉慈殿　太廟之儀葢擬祔廟禮也夫
卒哭而祔始變之吉猶凶禮也夫旣先期祭
告　宗廟又奉　獻皇帝神主謁之是再告
也固非嚴　太廟之體亦非安　獻皇帝神
靈矣今宜先期告　太廟　奉先殿　奉慈
殿至日　太廟　奉先殿　奉慈殿闔門而
過不宜復瀆也又詳所具有　奉天門寫神
主　武英殿迎神位之儀葢擬寫神主作神
主例不知此爲　獻皇帝神位而非神主乃
處以山陵有事之例尤非吉禮也宜預粧寫
于　觀德殿至日奉安而已又詳所具有
世廟告成百官行慶賀儀此所謂得萬國之歡
心以祀其先王也間有倡爲奉慰之說致
皇上免行慶賀獨何歟

再議

臣等竊謂人臣事君當以二帝三王爲法我
皇上追復帝王盛典垂法萬世今　世廟告成
復　命臣等考求　章聖皇太后謁廟禮儀
臣等不敢不對以禮夫始執論者但謂皇后
無出宮謁廟禮臣等既舉唐開元禮與　國
朝禮以對既而論者又以此爲冊立皇后婚
禮也　皇上所問　皇太后謁廟祭禮也訾
爲不同葢未之思爾昔魯哀公問孔子曰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
君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
由是觀之大婚冕而親迎所以爲宗廟也然
則廟謁者事宗廟之始也而後有事宗廟無
不共焉周天子宗廟禮祭之日王服衮冕而
入立于東序后副褘而入立于西序九獻之
禮王一獻后二獻王三獻后四獻王五獻后
六獻王七獻后八獻賓九獻是天子與后實
共承宗廟豈有如今人所論者也但後世因
仍苟簡禮漸湮廢葢由上無好禮之君下無
好禮之臣唐開元禮僅存冊后謁廟之儀我
太祖高皇帝已采而行之著爲　大明集禮以
訓後世今復載之會典奈何槩從而廢之乎
夫禮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我　皇上斷然舉行雖由
此共承　宗廟以追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
可也臣等又觀禮官所擬奉安　獻皇帝神
主儀率多難行或以一日儀文不足深論殊

不知人君舉動史冊紀書得則爲法萬世失則貽譏萬年非細故也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又曰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臣等謂我皇上以純孝之心奉安獻皇帝神主雖終日百拜亦所弗辭如禮官所擬之儀誠有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者也誠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者也誠有有司跛倚以臨祭者也其眞爲不敬大矣我皇上其可輕從之乎

論大學士費宏

臣嘗讀周書洪範篇有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此實萬世之大戒也臣比因焚黃請假荷蒙給驛還鄉方當陛辭不許家去復改臣以本兵之地貳臣以司馬之官臣思恩莫可酬義不容去故勉强赴任期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於凡人言非惟不暇辯則亦不必辯矣然間有論臣爲浙產兵

畧非所閑者有論臣預此任尚書何得主持四司難展布者有論臣偏執已見事或掣肘者臣未嘗不因人言以自勵也但今心有欲盡而勢有難爲者不得不爲我皇上陳之

臣七月十三日到任二十八日會推奮武營坐營員缺先日尚書李鉞公議以鼓勇營永康侯徐源調補至日大學士費宏因勒推新寧伯譚綸鉞持公議不從宏遂以意氣加之及推徐源欽准宏又勒推譚綸補源缺鉞鬱悒不樂尋亦臥病未必無所由也臣聞譚綸原無藉賴專事夤緣因屬郎中趙錦等而告之曰國朝設立團營簡練精銳選將於無敵弭變於未形彼圖賄賂肥家何有忠誠爲國況去年种勛納賄事敗多累本部今若推譚綸恐四方將官競賄權門實誤軍國則將焉用兵部豈敢與推緣此鼓勇營缺相持莫補至今開操行伍無統葢臣愚實不能阿附權臣有負君父欲免犯人言焉可得乎仰

惟 太祖高皇帝懲前代丞相專權分設府部各有職掌今費宏叨內閣之首爲輔導之官宜先正已以表百僚可也顧乃大開私門竊弄威福使內外文武大臣多出援引欲何爲哉弗謂今日不言也伏乞 聖明總收威福嚴加省諭使費宏知履盈之戒不得刼制府部每事干婪使府部知奉公之義不得阿附費宏每事咨請以深思 高皇帝不立丞相之由以預防費宏權侔人主之漸如此則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出于一矣臣今職守莫急於此今日圖報我

皇上者亦莫急於此也

乞休

臣嘗聞孟軻氏有曰君子進以禮退以義臣之論大學士費宏者其始也起於議禮之不合其終也憤於誤國之不忠非私仇也非好爭也前言已盡無復他說矣緣臣既不能積誠以開張聖德又不能屈意以阿附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義當有去而已夫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國之所恃以立者也皇上不即賜臣之去則砥名厲節無以行於君子

臣不即求去則貪位慕祿終亦同於小人昔
漢高帝命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肯行
今 皇上議大典禮實出 聖裁臣初無所
與無使天下後世議有兩生不肯去伏乞
聖慈俯賜休致臣出處既明則
皇上典禮益重而有光矣

論免繳大禮集議

臣等伏見上林苑監監丞何淵奏奉
欽依議定 世廟實與 尊號相同既未刊入
大禮書內著內閣寫敕命官纂成全書前日
所頒大禮集議各處有司還繳進禮部且不
必刊本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竊謂 皇上
必以前書所載詳於尊崇而畧於建 廟故
欲纂爲全書以成一代之典以垂萬世之法
眞 明王大孝之心也昔議禮之初臣等開

口便說　獻皇帝當稱考稱帝當別立　廟
京師是尊崇與立　廟之議未始有二也既
而與廷臣爭考而復爭帝爭廟而復爭路聚
訟四年更　詔三遍實賴　皇上爲萬世綱
常之主決千古是非之疑非臣等二三人所
能以口舌爭也幸而大禮既定學士方獻夫
奏刊章疏臣等初無與也尚書席書纂爲集
議頒行臣等初無與也二臣用心特以當世
之人知禮者鮮而無徵弗信故自此書刊行

之後中外傳信已翕然定矣各省刊布已繳
進禮部矣茲別　命官重編取繳前本在
皇上之心固欲候刊全書在大奸之心乃欲陰
壞成禮何也今開館編纂之人必昔日跪門
叫哭之輩也其停忿宿怨正欲乘機竊發未
有不紊亂名實顛倒是非者也是　皇上以
已定之禮而使之更以已成之書而使之壞
矣且中外人心必驚疑而相顧曰　皇上今
取繳禮書是不信席書之議矣　皇上不信

席書之議是自不信此禮矣席書雖由此不食而死亦無益於綱常矣　皇上可因何淵之言而不加察之乎夫大禮之書昭代之盛典也言之不文傳之不遠今觀何淵前後論奏雖亦爲禮實不成文向使有可采者席書當先采之淵亦無今日之請矣大奸亦不得乘淵之請而設心壞禮矣故臣等竊謂欲刋行全書者眞　皇上之心而取繳前書以驚疑人心者決非　皇上之心也夫大禮爲書四卷　廟議已爲一卷關需要備矣但建　廟遷主制度儀文多在此書既成之後未經具載　皇上誠欲刋入乞仍下禮官會同臣等續加編纂庶心迹無異始末會通時月之間敢期上請　聖裁以爲全書無煩　命官開館以啓紛更者也其前頒行各省禮書俱經刋布方且家傳人誦矣宜候京本增定之日行令照依刋續今不必取繳回部以驚疑人心如此則大奸之計不得施而

皇上大孝爲法萬世而有光矣

進大禮要畧

臣仰惟

恭穆獻皇帝尊號廟祀典禮成備前者翰林院侍講學士方獻夫集諸臣奏議禮部尚書席書爲之纂要上請頒布矣

皇上欲重其事復 敕館閣儒臣纂爲全書臣愚俾與有事不能無言焉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 皇上之改非改

今日也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諍非諍今日也諍漢宋諸臣也是宜　皇上之欲爲全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前之集議成於禮部猶從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之全書出於史館宜從典則之體　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所以行於一時以曉凡愚不可遽廢也天子之書所以傳於萬世以著令典不可苟爲也伏乞　皇上嚴諭館閣開誠布公必倣史書凡例以年月日爲綱凡於大禮有關者每事必書每書必實至於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者亦存其槩備載　聖斷以裁成之以見非　天子不議禮其權非臣下所得而竊之者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乎若但因仍案牘之文未免有失典則之體疑非美則愛愛則傳焉者也　皇上所定之禮出於漢唐宋之上而所成之書肯出其下乎

臣自建議以來履歷所知無敢自欺輯爲要
畧誠有不得已焉者也謹用繕寫成編裝爲
二部一備
聖覽一付史館采焉

論纂修

臣等伏承
聖諭大禮書或有分毫未全亦宜添入又伏承
召入文華内殿面諭大禮書未備特命纂修傳
之萬世用心纂修臣等學乏三長愚無一得
夙夜不遑懼無以彰　聖孝荅　明命也臣
曾以履歷所知輯爲要畧凡百九條上乞
聖裁已奉　欽依送付史館以備纂述欽此然
此乃臣一人聞見而已竊謂斯禮之爲書也

舉三代之隆垂百王之法取之不可不廣擇之不可不精如奉迎　皇上及　皇上初辭藩府寢墓車駕發安陸等儀皆奉迎及從駕諸臣所知也又如　皇上令內閣詳論大禮其節次　御批及執奏之詞召對之語皆內閣大臣所知也又如　皇上以大禮未定孝心未遂五年有成　兩宮無間皆內監外廷老成諸臣所知也是誠　皇上至德要道眞宜傳之萬世不可不謹書備錄者也臣續考事實增爲要畧凡百三十五條敬謀稟鍥用代抄謄裝演成部再乞

聖裁候命下之日於凡所宜咨問諸臣各給一部令以所知限旬月間如例開詳送赴史館以備采擇庶乎集衆見以成全書矣